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但总会有一些小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服务站里的退休青年

□陈慧俊 文/图

自打两年前退休，反而愈发的不服老，常自诩为退休“小青年”。“小青年”就该有小青年的范儿，这不，机缘巧合，偶然看见北京专职工会社工岗位招退休返聘人员。于是，无论是从发挥余热出发，还是勇于开创新生活，立马报名，然后通过资格认证、笔试、面试，那股新鲜劲儿和热情劲儿一点也不亚于刚毕业的年轻人。

幸运的是通过层层筛选，我来到了德胜街道总工会服务站，有幸地结识了一群活力四射的退休“小青年们”。

来之前，还真不知道工会服务站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总觉得是特别基层接地气的工作，肯定特别繁杂，但没想到的是，那可是相当的繁杂。有来办工会“京卡”的，有把京卡从外区转入本区的，有在工会网站上“抢”到清凉包来服务站领取的，还有企业工资协议、女工、集体合同到期来服务站里签合同的……小小的服务站还有满足户外劳动者加热食品、饮水、如厕等基本需要。

当然工会服务站的重头戏就是建会任务，动员企业组建工会从而保障职工的权益。服务站里的每一个人工作起来相当规范，电话响一两声就会被接起来，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答复。组织地区企业的活动也是一



个接着一个，像最近举行的职工羽毛球比赛，运动员都是德胜地区企业的小年轻。羽毛球比赛不仅增进了企业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更促进了德胜地区的和谐。

一百多名男女运动员挥着球拍跃跃欲试，负责四块场地比赛的裁判都是我们这些退休“小青年们”，随着羽毛球的上下翻飞，“退休小青年”在场地上大声招呼运动员，使他们得以“成对”顺利比赛，每一对运动员开始比赛时还要贴心地嘱咐一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没一会儿我们裁判员也是挥汗如雨。没想到，退休了还过了一把裁判员的瘾。

不过，有一点遗憾的是，由于忙着组织运动员，登记一轮一轮的获胜人员名单，把比赛成绩上报给副裁判员，而忘记

戴着“裁判员”的标志胸牌照相留念了。

前两天的大雨，“退休小青年”的领头人于站长和“退休小伙子”陈师傅一马当先，冒着瓢泼的大雨去服务站外面的地下库房查看是否漏雨。结果发现雨水从窗户缝儿灌进去，顺着地下室的墙面流到地上，放着“普惠制”宣传册的纸箱子有被雨水浸湿的危险，站长一招呼，我们共同协力把靠墙码放的一摞摞每个重达80斤的箱子，全部搬到安全地带，并用一些废纸箱、塑料布垫好地面，防止地上的水蔓延……

来德胜街道总工会服务站快一个月了，不时地被身边的“退休小青年”们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感染着。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很幸运，在生命中能有这一抹色彩可以浸润。

■家庭相册

父亲的那扇窗

□依米 文/图



父亲是个土老黑，一辈子在庄稼地里讨生活，为人敦厚朴实。父亲唯一会一点的手艺就是年少时和村子里的木匠张学了一点木匠活儿，成为了父亲区别于村里那些男人的不同。也是他洋洋得意的手艺。

记得村里第一家盖起砖房那年，我才七岁。那户人家为了娶媳妇，盖起了三间大瓦房，非常气派，可是也借了很多债。房子大框起来后，搭上锅灶火炕，内部简单地装修下就搬进去了，期望秋季庄稼收成好，然后再请人做门窗。可是刮风下雨的天气，在七八月份时常会有，房子泡了水，一家人遭了秧，求到父亲头上给出出手艺。父亲蹲在大道旁吸着烟，低着头，半晌不说话，最后吐出一句：后天等信吧。第二天，天没亮，父亲早早出了家门，到天黑才回来。第三天就去了盖新房的人家，告诉备料，他免费接下了这活儿。

往后的十几天里，父亲起早贪黑地在烈日和星辰下劳作。终于半个月后，刷着蓝色油漆的门窗都安装上了。整个白瓦蓝窗的新房格外漂亮，那一家人感激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孙师傅，您真是个大好人，这手艺没的说。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

父亲让人等信的第二天，走遍了附近几个村子所有新盖的砖房，看人家的窗门木匠活儿是怎么干的。父亲说，以前都是做些粗活，勉强能用，现代技术不断更新，早已不是过去的做法。帮忙事小，毁了人家新房子那才是大事，房子要住一辈子的。再说南来北往的人路过咱们村，一问是谁干的木匠活，丢人哩。我是琢磨了一天一夜，心里有了把握才接下来的。

后来父亲的手艺在十里八村都出了名，一直到年老时还在农闲时接一些木匠活儿来做，大多都是不要钱的。

六十岁那年，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父亲备好了上乘的木料，准备将来做寿材用。可是那年，村里发洪水，村小学被冲毁了，县里拨款的物资还没到位，加上路况被冲毁，一时难以疏通。孩子们在没门没窗的旧窑里上课，下雨就得往家跑。父亲背着手在村里走来走去，回去后，求了二大爷套车把自己的寿材拉到小学院里，拿上刨子和木锯，又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干了起来。没出几日，窗户和木门就做好了，安在临时小学的房子，孩子们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父亲也留下遗言，死后火化，不再预备寿材。

父亲的那扇窗，永远敞开着，是一扇善良之窗。那窗里永远洒满阳光，照耀着我们的人生。

■“八一”特稿

军旅岁月是首歌

□钟芳 文/图



离开部队十年，然而军人、战士和通信女兵这样的称呼在我生命中仍然如同亲人般温馨可爱。

当我们穿着统一崭新的橄榄绿军装，一脸稚气地来到神往已久的军营时，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和陌生。我们随着人群下了火车，到了新兵连。营区大门口“欢迎新战友”的条幅标语、整齐营房、洁净的走廊、优美的环境，还有那令人惊叹的“豆腐块”，醒目地映入了我的眼帘。一到班里，班长又是帮安排床铺，又是帮端热水泡脚，又是送鸡蛋热面，还问这问那，让我感觉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一路上的辛苦全没了。

紧张的新兵集训开始了。站军姿定型，纹丝不动，宛如一座座活人雕像，个把小时下来，两腿发麻头发晕。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热酷暑，我和年轻的战友

们都以标准的姿态，面对每日的训练任务。在军营里，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一兵，都是用这种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的队列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骨子里也慢慢有了军人的气质，完成了从学生到合格共和国军人的蜕变。

女兵话务员集训时，当天规定的号码背不完，就不能睡觉。最后不能通过考核的，就会被淘汰。千余个电话号码，数百条勤务用语和各种番号、代号，对于担负着通信保障任务的话务兵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为了记住这些枯燥无味的数字组合，俏皮可爱的姑娘们都使用了各自不同的方法，如：音乐记忆法、快乐记忆法等加深记忆。那次我们宿舍5个人全部顺利通过了考核，大家抱成一团哭声一片。看着这群可爱又可敬的女兵，部队领导交口称赞：“好样的，咱们的话务女兵！”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我和大部分战友都脱下了军装，但军营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依然在熏陶我、感染我。激昂青春，当兵无悔，军旅岁月是首歌。如果能有下辈子，我还要做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女兵！



两代人的军装情

□刘小兵 文/图

父亲年轻时当过兵，先后转战湖南、湖北、黑龙江、新疆等地，修过铁路、架过电缆、采过石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从新疆建设兵团转业回到了老家，把退伍时穿的那身黄军装锁进了箱底，从此视作珍宝。

我那时正读小学。有一次，放学回到家，突然发现父亲装黄军装的箱子忘了锁。我从小就对军人充满了崇拜，渴望长大以后也能当上一名光荣的解放军。于是，怀着对军装的敬意，我从箱底翻出了父亲的黄军装，穿在身上当成戏服似地“唱、念、做、打”起来。正当我在院子里玩得开心

的时候，冷不防耳朵根儿被人拧得生痛，转身一看，原来是父亲。

父亲对我说：“这是我当兵四年唯一的念想，得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它。”从那以后，父亲对那身黄军装更是严加“看管”，每年只在“八一”建军节那几天，才偶尔翻出来穿一下。

那年高考，我因过于紧张，落榜了。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去当兵。父亲听了，又一次从箱底翻出那身黄军装，郑重地告诉我，不管是步入大学学堂，还是走进绿色的军营，都要抵御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要像这身黄军装一样，时刻保持着朴素的本色。

如此，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做到纤尘不染，使自己的灵魂纯净清澈。

说完，父亲让我穿上他那身黄军装，一家人走进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算是对我当兵的支持。

不久，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火热的军营，每当在训练、执勤中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拿出那张全家福，认真地端详。看着照片中的军装，不由又会想起父亲的告诫之语，顷刻间，疲惫和懈怠不觉又荡然无存……

四年后，我退伍分到地方，是离父亲很远的城市。临行前，我穿着一身便服去看父亲，父亲笑笑说：“不如你我都穿军装，一家人再照一张合影吧。”在父亲的提议下，我穿着橄榄色的作战服，父亲穿上了那件依然整洁如新的黄军装，走进了照相馆，再次照了一张全家福。

如今，两张全家福都被父亲精心地装裱着，挂在了客厅最醒目的位置。我知道，是父亲的军装激励着我走进了火热的军营，让父子两代人相继献身国防；更是父亲的“敲打”和教诲，让我的军服增色、军旅增辉，使这段父子当兵的历史，成了一家人心目中最美的荣光！